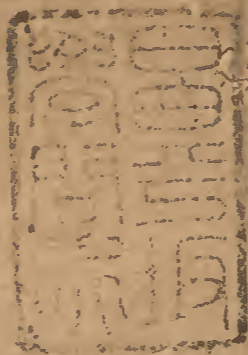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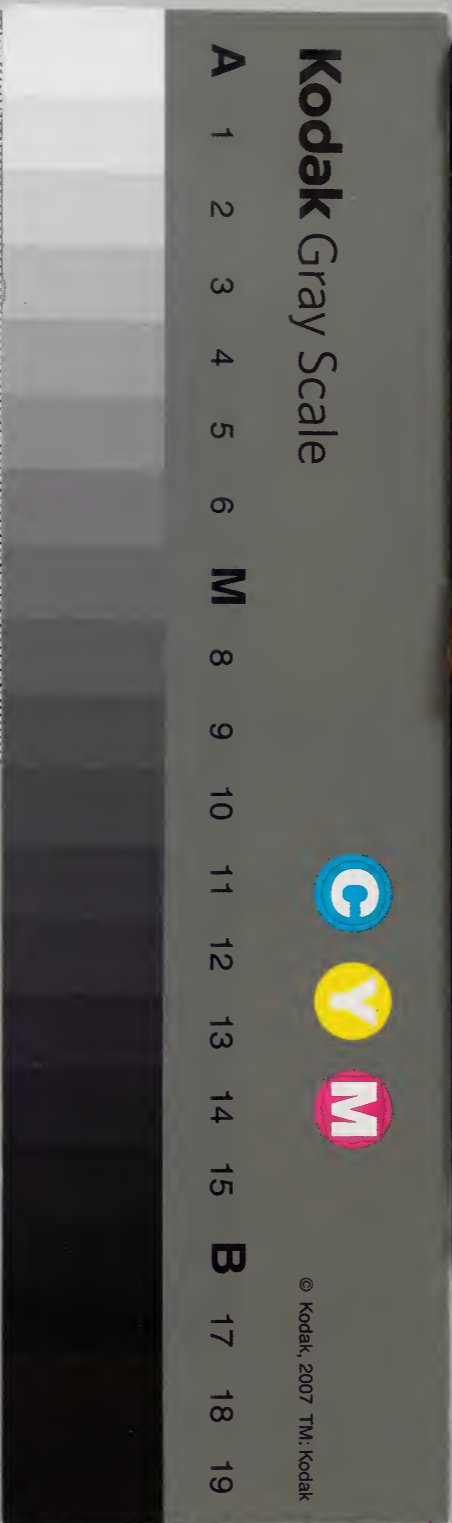
卷之廿二



| | | | |
|-----|---|---|---|
| 漢書門 | | | |
| 五 | 四 | 三 | 一 |
| 冊 | 架 | 函 | 號 |
| 一 | 一 | 一 | 一 |
| 六 | 二 | 八 | 一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五 | 四 | 漢 |
| 冊 | 冊 | 號 | 書 |
| 二 | 一 | 三 | |
| 一 | 一 | 一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431 |
| 冊數 | 15 (13) |
| 函號 | 314 220 |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列董

府君墓誌銘

韓曰公詩有送董溪壻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蛟受恩不即報水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列死湘中也至是歸苑公誌甚墓云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

二子

樊曰隴西公董普也生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澥溪即全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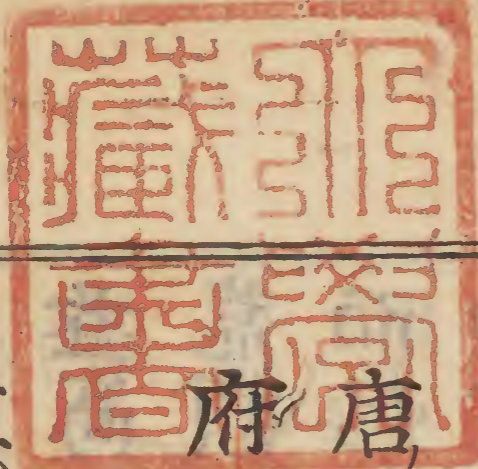
十九歲

明兩經獲第有司沉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

過賓按門下推舉人士

舉一作與

侍側無虛口退



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
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
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
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列年考
益高樊曰貞元十二年七月擊持維縶鋤削
荒類珠不能無類音未○一作頑納之太和
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切上介
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孫曰長源字諫之是
史為宣武齒差太師標望絕入聞其所為每
行軍司馬

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
廷及來佐幕府樊曰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
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詣門請交屏
棄所挾為太師薨補注貞元十始以秘書郎
選參軍選一作遷京兆府法曹曰伏階亦與大尹
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為司錄參軍
與一府政與音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
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列補注恒州改度
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糧料使樊曰元和四
年十月以神

元和六年五月
十一日

四十九

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鎮州行營招討處置
使從承宗以溪及于畢謨為東道行營糧
料兵罷贊曰元和五年遷商州刺史糧料吏

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

因一作固又一作顯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

徙封州死湘中贊曰二年糧料吏亦公爭相

千緡救貨死流畢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

並遣甲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畢謨
以運糧使盜軍資流嶺南憲宗侮其輕詔
中使半道殺之誌第云死湘中諱之也

若干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孫曰元和七年

赦為太子大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

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

下大師墓左夫人鄭氏附公凡再娶皆鄭氏

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

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次

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嚴曰退之有

詩云迎婦丞相府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

笏全素孝慈友弟公座事棄同官令歸公歿

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

太子舍人將葬中舍人與其季弟解戶買問

坐

韓文升九

銘於太史氏韓愈韓曰元和八年正月公愈

則為之銘辭曰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物以又弊或以轢毀補注轢車所踐也力的切考致要歸

孰有彼此補注言物之終由我者吾不我者

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致同歸也

貞曜先生墓誌銘韓曰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人謂

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乙亥貞曜先生

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泣哭韓曰當作位

愈赴位哭謂為位以祭而哭也且召張籍會哭明白使以錢

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

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韓曰元和元年三月以故

相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補注是歲閏八月樊宗師來弔使

告葬期祝曰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

於愈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

尹一作人以弊如孟氏賻韓曰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家賻助

也所以贈終旦來商家事補注家事謂孟郊

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其言大抵

與此 誌合 樂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

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珩音彬娶裴

氏女而選為崑山尉補注選謂吏部選也生先生及二

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補注天寶十年郊生端序

則見一作則有長而愈蹇涵而揉之一作內

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歲自

鉢心鉢利傷也老子廣而不劇鉢長針也說文蒸鍼也○劇居衛切鉢時擗切

又音 物迎縷解物一鉤章棘句搯擢胃腎祝

搯搯也刮也廣韻引用周書師 神施鬼設間見

漂

層出唯其大翫於辭而與世採掇一作未擿一作抹掇

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開

聞作曰吾既濟而與之矣濟一其猶足存邪年

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

試既得即去樊曰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郊登第年五十四間四年

又命來選為漂陽尉漂音栗又下迎侍漂上

豫曰漂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向曹務多廢

今白府以假尉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

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補注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為河南尹水

陸轉運使李勣分司洛中與試協律郎親拜

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

軍孫曰元和九年三月奏為其軍參謀樊曰

詩謝餘慶云國老出為將紅旗入青山再招

門下生結東余病孱自笑騎馬醜強從駢馳

間傾傾摩天路裊裊鏡下顏文魄既飛越宦

情誰等閑羨他白面少多是清朝班惜命非

所報慎行誠獨艱悠悠試大理評事掣其妻

去住心兩說何能刪評事王君墓誌暴疾

行之興元次于閩鄉閩音文注見大理

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鄧郢皆

在江南補注鄧郢家湖州十月庚申樊子合

凡贈賻補注樊宗帥也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

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一云將葬張籍曰先

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一無古有賢者故事

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

有載不從講說而明從一作待皆曰然遂用之初

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補注簡字幾道於世次為叔

父一有執字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孫曰元和九年

中為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舉一作學死吾知恤其

家銘曰

於戲身曜維出不訾維持不倚

集注訾九數

也毀也思不操意也惟前漢書訾讀與貲同顏師古注多財也若曰不貲則貪也倚亦二義詩那云倚歟歎辭也鄭南山云有實其倚鄭氏注倚也若曰不倚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貪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為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一本作維執不倚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蘇子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却懷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豪之句不為所取也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

誌銘 韓曰獨孤郁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

補注河南洛陽人

常州刺史

贈禮部侍憲公諱及之第二子

樊曰及字至之代宗時官

常州刺史 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

飭指誨以進後生

樊曰及喜鑒按後進如梁肅高參元翰陳京唐次齊

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為文章明善惡長於論議韓曰舊史公傳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代一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

祝日 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 與其兄朗補注

日卒年五十三時郁始二歲

朗即畜於伯父氏祝日郁始生而孤始微有

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

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祝日貞元十

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時故相太常權公掌

出詔文祝日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望臨一

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歸一作妻選授協律郎朋

遊益附一作朋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

拜右拾遺孫日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

受奉禮部勅於後
為奉禮部勅於後
國軍判官

遺 二年兼職史館孫日兼史 四年遷右補闕

詔中貴人承瓘七罪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

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韓日元和四年

尉吐突承瓘為河中等道行營兵馬招討處

置等使討王承宗郁與度支使李元素並鐵

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東簡給

事中呂元膺穆質等極言其權太重上不得

已別承瓘四道兵馬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

於眾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

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

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孫日元和五

同平章事，郁以嫌自改尚書考工員外郎，復

列守本官，起居郎。史館職，與勃有佳婚，因詔宰相高選世族，

故杜珠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興之得郁也，因拜為考工員外郎，充史館脩撰判

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

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

院。元和八年，德興罷相，九月，復以郁為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

秘書少監。元和九年，改秘書少監，即閑居于

郊。居鄆縣。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

於其家。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棊，早死。長男

前一歲未成童卒。次日，天官始十歲。傳云：棊

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孫有至性，聞呼父

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

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棊之萊孫。故

相今太常德興之女。孫亦卒。年三十一。權

配良，是似是宜。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

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冢塋。憲公

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補注：窆，下棺謂

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

於乎古風裸頰而裏方陳曰裸頰也衣表也

之在外者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

今戴一作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唐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韓

張府君卒葬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

文考之公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京

師李友歸葬長安公於是祭

之且誌其墓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李友嚴曰李

友乃退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兄

子塗與其弟庾揆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

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

哭庭下一有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自

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

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吾一作君已而自署

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謂為位以

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名

月日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樊

貞元八年中進士其第第八與公同年其上世有高者當字

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率葬河北謚

曰忠公至孝權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
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
之卒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縣君卒既
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
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惜
為徐州團練使請為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
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
死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惜卒孝權疾即由已試判入高
等授鄆縣尉鄆胡古切明年孫曰元和四年故相趙宗儒

鎮荆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

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韓曰轉殿中侍御史

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

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

皇甫媪何疾祝曰媪母老穉也漢書銜未決

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負外郎補

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

疑疑有立疑魚立切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

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它本注云銘亡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統軍劉公

墓誌銘

韓曰公既為劉統軍作此誌又為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喬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

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

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

原之陽曲曲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

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童

時重遲不戲

遲音

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

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

歐本無于字別本作于字

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

楊子琳蜀人初為瀘南賊帥有詔招撫使屯

守瀘州時崔寧為西川兵馬使專殺節度使

郭英又子琳表請討寧帝遣宰臣杜鴻漸出

鎮成都宣恩詔慰鴻漸乃表讓劍南節度與

寧以子琳為瀘州刺史和鮮之寧入朝留弟

寬守成都子琳聞寧出乘間走入成都寬與

子琳戰復成都子琳遷走瀘州招聚亡命沿

江東下戶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

黃華峽子琳悉擒之遂殺夔州別駕張忠而

據其城洪曰按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瀘州

刺史楊子琳反陷城都楊琳即子琳也詳見

崔寧傳新史昌喬傳云揚惠琳北蜀喬說之

按惠琳居靈夏叛在公單船往說琳感郝雖

憲宗初年新史誤也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虜琳降

欽

牛

遣使請罪帝以子琳本謀近忠乃公常隨琳

以為成州刺史又移授澧州刺史

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

環招起之案新傳曲環方為環檄李納

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

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德節度使李

惟岳魏謂魏博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

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並屬宋州擊

李希烈陳州城下希烈遣將翟崇暉悉眾圍

陳州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

曲環將兵三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列西

擒之公常在軍閒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

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

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

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

為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列刺

史環卒上官說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

也况士馬刃夫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

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許諾賊攻堞堞不得

脩帛密造飛棚柵郎募突將千人鑿城

使出擊賊走之北還柵已立守門遂安在馬

齊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
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為來陳公
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白領騎步十餘
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
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
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
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
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樊曰公誌李邢亦曰尹慙其庭

中人漢袁盎為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
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下謝盎還愧其吏公所
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
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
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
湧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
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樊曰如昌
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
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慙苦可召也遂以
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拂風駭
臥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為之諱耶即其
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

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
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
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
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日甲子薨年六十
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即
中弔其家明年九月某日甲子葬河南某縣
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師
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
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

其

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一作使為淮南軍

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

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祝

楚詞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羨美曰爽○爽平声我銘不亡後人之

慶洪曰爽慶皆當叶韻爽讀若霜慶讀若羌反離騷云慶夭悴而喪榮沈存中云古人

諧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叶韻孝孫有慶万壽無疆黍稷稻梁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收入

平聲

韓文第二十九

先人存趾美進士樊曰貞元九年續聞成宗唯

服任遂功為孝牛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

今得不足自貴一作貫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

丹砂雜他奇藥燹為黃金集注燹煉也煨也○燹於刀切又音祿

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巧我我即去遂踰嶺阨

祝曰阨塞也於革切○一作泥南出藥貴不可得于容帥

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五月帥旦曰若能從事

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

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

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

桂孫曰元和八年四月從之帥坐事免是歲

七月以啓罪降為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

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樊曰十二月

為嶺南節度使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

益厭然不能無萬一翼至南海未幾竟死年

五十三子曰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

葬河南伊闕縣伊鄉高都村附先塋時中行

為尚書兵部郎中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

於

曰漢書武帝李夫人賦云

嗟惟君篤所信既往不來申以信兮班固通

幽賦云苟無實其孰信顏師古要無有弊精

神以棄餘賈於人鎮說文云賈市也音古脫

外累自貴珍訐來世述墓文韓曰公嘗與

唐故河南縣令張君墓誌銘張俱為御史

又俱掾江陵至是張死公誌其墓又以文祭其篤於朋旧如此

君諱署字某樊曰君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

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

陳留守嚴曰本郵所并陳之留邑秦并天下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

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樊曰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初置十道採訪處

置數歲率官皇考諱一作以儒學進官至

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

進士補注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

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補注所讒幸臣

謂李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樊曰時三人

實也史方叔貞元五年登第俱為縣令南方俱為監察御史

言事得罪署與郴州陽武令公貶連州揚山令三年逢恩俱徙掾江

陵韓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

九公集以詩相酬酢者十三章同之官江陵及到官作也半歲邕管奏君

為判官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改殿中

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韓曰貞元二十

為京兆尹表署諸曹白事不敢平齒視共食

公堂抑首旦旦就哺歆旦旦二字或作揖起

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

辨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韓曰元和

以鄜為鳳翔尹鳳翔隴請與君俱改禮部負

右節度使表署為判官

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韓曰元和四年

東節度使君不樂又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

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棘不阿

歐陽公云疑有脫字阿一作撓改廈列刺史民俗相朋黨不

訴殺牛一無不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

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

祥事君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史與諸生之

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

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一作折民戶租歲徵

君視事

爭議棘

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自唯恐不及
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
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刑門守一作手叫謹為賀
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
補注經常也一本作改觀察使牒列徵民
有經數即無下句改字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
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史一作吏案
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
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自拜走

數

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
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
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聞竟
閉門死一作卒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
昇奴胡師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
將作少監者一作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孫曰
十一年五月以公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
為大子右庶子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炎養之違以不义生唯

十

其頑頑以世厥聲

唐故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惟

簡父寶臣見薄鎮傳傳所載多與誌合○今本止云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

太傅李寶臣字為輔

本范陽內屬奚族

大傅初姓張氏

鎮高畜之為殿子

遂昌姓張名忠志

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

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

成德由是姓李氏

集注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偽相陽節度使挈其

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為成德甲節度使仍統其州賜姓李名

寶臣三子惟識惟岳惟簡惟識乃惟岳異母兄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

肯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

以家僅粟七百餘

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

德宗如

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

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至

樊曰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

嘗登祭師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道更七戰得及行在

史中丞樊曰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諭德戰屢捷加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

得見德宗於盤屋西祝曰盤屋雍縣名屬鳳翔○盤音軸屋音室

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樊曰

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盤屋西聞中太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渾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幸

還錄功封武安郡主或作號元從功臣四月

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圖形交

而以神威將軍韓曰遷左神威衛大將軍居北軍衛居一作

又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

部尚書樊曰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樊曰為

使○一有將字有長尚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與平人

曰久聞李將軍為入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柱國俊廢之以地還興

辛三 亥二 寅一

亥二 寅一

亥二 寅一

亥二 寅一

亥二 寅一

亥二 寅一

亥二 寅一

亥二 寅一

亥二 寅一

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
任用治入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
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日樊
五月以惟簡為鳳翔隴州節度使尹鳳翔隴州節度使與吐蕃接舊常
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
家於夷狄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
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規一起
事盜恩恩一作思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
鑄鈔銀集注詩序乃錢鑄注田器也鈔大
鍊也斲大鋤也○鑄音博鈔山監

切鉏陟初切又仕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

壯俞勵俞一作興歲增田數十萬畝無連八歲

補注自元和六年五種俱熟祝日五種謂五穀

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襄斜城汭漢上七里有

襄谷南口日襄北口日斜長四百七十里襄

水通沔斜水通渭選右界襄斜○斜音耶

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

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邠寧節度使尚

書釗釗鄂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

侍臣咸與臣大合樂三日頌賜有差既事

得
敕還公因進曰臣幸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
許外任許一作許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
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
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
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縣鳳樓原
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
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
原尉次曰元贊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
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統曰元本輕
薄無行長慶

未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圭幽
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元立元

本皆崔氏出葬得曰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
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
曰太傅功在史氏一有記字僕射以孤童子囚羈
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
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
一無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
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列孝由

忠立爵名隋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大唐故少府監胡公墓神道碑

集注胡珣謚曰東公陳鴻

為作謚文張籍作行狀牛僧孺作墓誌公作神道碑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云良公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流俗所傳本非當以碑為正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虛亮字潤博年七十九

以官卒補生元和明年七月石本作八月葬京

兆奉先一有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巡

遇述遷造石本逞下有廻字別本有廻字與

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處文

行治歷官壽年石本無處文二為書使人自

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祝曰潮

接閩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

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清河於今為宗

城石本無此句清河二字嚴曰今屬具列孫

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具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才徵

為麟臺正字孫曰垂拱元年二月父宰臣用

進士率官平陽翼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

孤能自勸學勸一作勤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

食凡一試進士二郎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

第補注大曆七年樂為儉勤石本樂作出自刻

削不予入以矯時弊及富平尉一府稱其斷

決建中四年待郎趙贊為度支使孫曰建中三年五月

以中書舍人趙贊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為監察御史主觀

給渭橋以東軍與曰興元元年一月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洗手

奉職不以一錢假入賊年有司察考群吏多

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

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孫曰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為

鄭滑節度使辟珣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

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

補注獻陵高祖廟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

業以自給教授子弟石本無貞元十一年吏

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

治辨一作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列刺史列

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卒博

士生徒石本無講讀以時如法以祠入吏聚

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

問里歌殊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

以公事數音朔犯尚書李巽巽特主鹽鐵事孫

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富驕恃勢以語

宰相石本作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韓

元和四年遷少大理大理一有自少大理四字改少詹事元

和十士年朝廷以公年老能有祇力事職不

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補注百官志

品掌百工技藝之政明年以病卒補注元和

○石本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

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

堅悍不喪事可傳載可為成德石本作可銘

曰

謁謁胡公舊注謁謁武壯兒丘謁切既果以方以一挾藝

射科每發如望忘音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

訖終不降名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饋

運石本作軍遭讒府介謂佐鄭滑觀察事去

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歎一作

守官駕部名升已屈石本外躋于少府甚宜

秩物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
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彼後人右本彼無
急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曰權德輿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矻

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

德輿曰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其本出自殷帝武

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

劉曰或云楚武王使閻緡尹權後因以為

氏權江漢間國也

程曰權故城在

周襄入楚

為權氏

嚴曰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李顥頊之後楚武王使閻緡尹權後因氏焉

楚

滅徙秦而居天水

略陽

黃曰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大水

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立公翼者

樊曰翼字子良

畧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為符堅謀主堅即偽位拜給事中後為古僕射封安丘公謚曰敬

有大臣之言

諫不從堅伐晉翼力

後六世至平

涼公文詵

諡曰翼子宣喪事姚秦為黃門侍

三公卿城郎公榮子文詵為唐上庸太守

庸一作虞

荊州大都

督長史焯有聲烈

焯一作焯

平涼曾孫諱倓

諡曰

子崇李寶成令崇本字無待成都尉無待子倓倓音垂

贈尚書禮部郎

中以藝學與賴源明相善

祝曰原明京兆人初名頡字嗣

夫肅宗時終

率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

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畢以忠孝致大

名使表畢為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

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去官累以官徵不起

已反由是名聞天下代宗徵畢為起居舍人以疾辭李李卿

黜陟江淮奏畢節行改著作郎後不起追謚

貞孝韓曰大曆二年四月十四日畢卒是實

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孫曰元和五年九月其後

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孫曰元和十一年

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

謚文公孫曰元和十三年八月以公生三歲

知變四聲作能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樊曰大曆二年貞孝來弔哭者見其顏色

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

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

博士孫曰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興

其名八年正月朝士以得入相慶改左補闕

章奏不絕譏排姦倖樊曰貞元八年八月司

除太常博士農少卿裴延齡以巧

倅除戶部侍郎判度支與陽城為助轉起居

舍人補注貞元十四年四月遷補注遂知制誥補注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日

德興知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如

命奉行詳復各攸司不置以廢帝曰十八年

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耳

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

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

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張曰德興自貞元

二十一年九三典貢舉十八年放二十三

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

得入不以負拘補注德興知舉取轉戶兵吏

三曹侍郎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

太子賓客孫曰德興為吏部侍郎坐即復為

兵部遷太常卿孫曰元和四年天下愈推為

鉅人長德時天子以宰相且參用道德人因

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孫曰元和

五年宰相

裴琦寢疾九月以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

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一作

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

善與賢不務主己一作務以吏部尚書留守東

都與曰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東方

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以露

布復拜太常補注元和九年李曰先轉刑部尚書考定

新舊令式一作為三十編學可長用是詔許

孟容蔣文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之留

定復為三十卷十年其在山南河南孫曰謂

東道節度使勤于選付一作治以和簡人以

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

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即官致

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

年某月日一作葬河南北山在真孝東五

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

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頓音坐子殺入

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者在朝莫敢

病

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于頔之罪既
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
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
賂梁正吉求出鎮正吉詐漸露敏索其賂不
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竟頔卒其子殿
中少監考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
納頔左遷恩主傳仍絕朝謁敏流雷州考友
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興前後考第進士及
將留守東都為上言之

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
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
疾一有病字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

辭檀聲於朝多銘弼大夫功德德興於

經百氏游沫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
相洎當世名人薨沒以銘紀為請者行八九
特人稱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一作親未嘗問其
為宗止焉

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無其父

造嘗相代宗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

也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璩二子

璩字大圭璩字大玉璩元和二年登第歷監
察御史宰相李宗閔其父門生薦為中書舍
人時李訓挾寵以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

高元裕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不宜出入禁
中及宗閔與璩屢表辯解貶閔州刺史徙鄭

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大能世其家○璩

渠纍然服喪一有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次不存作次無滅楚徙秦嬴劉之

間甘泉始侯以及安立安一作商詆訶浮屠符堅

嘗游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

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

爵位豈多半塗已稅一作而壽考豈多四十而

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

行世祖之祖一作師文世師之師一作祖流連六官日孫

六官謂吏戶禮兵刑工六官也德輿遍為之出入屏毗說曰屏毗謂出為藩

鎮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一作馬公勇

為之人所競馳人一作其公絕不窺純一作孰

克知之克一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求厥垂

平淮西碑奉敕撰并序宰相裴

等使公為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

固天子意得不赦率擒之多歸度功而李勣時以入蔡功居第一勣妻唐安公

主女也出入禁中訐碑不實帝詔斷生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見舊史

公傳及新史吳元濟傳羅隱乃為石烈士說言石孝忠者事勣為前驅韓侍郎

撰平蔡碑孝忠熟視恚怒因推去其碑僅傾者再三吏執詣獄又以枷尾拉殺

一吏事聞天子怒詔械送闕下孝忠頓
首明懇功請就刑上赦之劉公嘉話云
韓碑石本其少誠德政碑與狄梁公碑
對立其韓文忽流汗成泥不十日中使
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嘉話涉怪而
隱所書與史異其云改命文固為之則
一也嗚呼史臣以任慶為難而帝能之
至是功成反欲故之懇其與漢高喻指
蹤以明蕭何之功者有間矣予是以知
帝之不終也末昌之文見姚鉉文粹其
與公作不待較而明蘇內翰錄臨江驛
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
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
畢盡之矣補注按夷堅志云政和中陳
瓘守蔡州始視事謁裴晉公朝讀平淮
西碑乃文昌所作者忿然不平即曰磨
去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集注陳無
己曰龍圖孫學士覺善論文謂退之淮

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
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
兩手蓋其少作也

天以唐克肖其德孫曰肖似也言唐聖子神

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

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生悉臣補注謂悉以

也高祖太宗既除既治補注除謂高宗中睿

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

衆地大孽牙其間祝曰薛肅宗代宗德祖順

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已薈大憲謂

不

安祿山史思明之屬糧草也爾雅糧一名童
梁祝日藉器也。以刺地除草詩以藉荼蓼。
藉奴毛切。又如豆。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
切一本已字作不。

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元和三

尊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統曰謂考輿地

之至與不至數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

今傳次在予補注次帛不能事事其何以見

于郊朝補注見于群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

平夏李承琳叛元和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

金討又明年平蜀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

州關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
南崇文擒關以獻有西川二字川一作

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

子良執又明年平澤潞遂定元和五年

節度使張茂昭以見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

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

級于有司祝日澶澶淵也說文澶淵水在宋

左氏盟于澶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趙

窮作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元和九年間八月彰義節
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遂燒舞陽犯葉襄

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

等城一無字以動東都放兵四劫韓曰元濟發

陽焚葉縣收掠魯山襄城汝許州人皆皇帝

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

歷問于朝謂徧也一二臣外一作外臣皆曰蔡帥

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德元年

七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正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為之是為三姓大

歷十四年三月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其

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

樹本堅謂根本兵利卒頑利銳不與他等因

撫而有頌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謂臆決

之萬口和附和去聲并為一談并去聲率不可

破皇帝曰惟天祖宗祖上一無惟字所以付任弔者

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何字無况一二臣同韓

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失

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曰請先為少陽輟

朝贈官弔贈待其有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

陳許帥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

州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元和

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

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邊

將索曰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祝

日郃陽說文左馮翊郃陽縣○郃音合汝

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義成管鄭滑二州陝

益郎劍南東西川延屬鄜坊丹七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集而子

公武一本集字在公往討之九月以宣武節

度使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曰無自行以遏

北寇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

賊與糧以曰文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

濟諸軍李道古為壽州團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

西四軍之在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

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曰

翹汝帥唐鄧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

度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為御史中

丞故其往視師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

曰度惟汝與予同補注同謂同謀汝遂相予

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度以賞罰用命不用

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討軍討一作諸洪曰

諸軍行營都統故或者疑討當作諸然謂討

元濟之軍亦何不可若作諸軍則語九矣補

一本節下曰字讓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日補

謂守謙其往撫師變曰諸軍討淮西者近九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

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梁曰度汝其往衣食

予士一作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

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夫御帶衛率三百

後曰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年帶凡茲廷

臣汝擇自從一無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後曰

十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惣為副使右庶子韓愈

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庚申予其臨門送汝

補注度行上御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

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一無顏胤

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

人卒四萬趙本無人字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

萬三千卒字無再入申破其外城後曰元和十

申州克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

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變曰元和十二年五

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虛用其策戰

比有切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後曰度赴淮

至鄆帥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

命韓曰慶至軍宣達上自士皆賈勇時詩道

營並奏去之以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孫

是出戰皆捷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引兵入

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

濟悉發親近父守城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

卒詣重質以拒之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

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愬曰蔡之精兵皆

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

以垂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

矣愬然之十月愬命隋州刺史史叟等留鎮

文城自鎮李祐等諸軍行六十里夜至張柴

畝數百人斷洄曲救兵之路復引兵出門時

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夜半雪愈甚而鼓

至蔡州城下坎垣韓曰申光

而登擒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入率二州及諸

鎮兵二萬餘辛巳丞相度入蔡義軍節將降

人相繼來降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

卒萬餘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

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

大賚賚予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

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

九悉縱之韓曰詔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

宜淮元敕斬元濟於京師朔御興安門受淮

給復二年西之季以元濟徇西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

市勅於一獨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

僕射帥山南東道韓曰制加愬檢校尚書左

道節凌襲鄧隋唐復鄂樊曰顏滄皆加司空李光

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烏重胤並檢校司空光公武以散騎常

侍帥鄜坊丹延樊曰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

刺史鄜坊丹延節武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

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一無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趙本無以舊官相深曰度

月制加彰義軍節度申光蔡激觀察使充淮

西宣慰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

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祿大夫

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

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以其副惣為工部尚書領蔡

任樊曰以蔡州留後馬惣檢校工部既還奏

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趙

無以字臣愈再拜誓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補注近土諸

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祝曰圯毀也

也河北悍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日

謂汴蔡之屬居可南者四聖不宥補注肅代順屢興師

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

輸之以車為卒賜糧不得裳皆以為卒之賜

邦

糧外多失朝謂為亂者所廣不獄狩祝

也謂巡狩四岳之禮多曠廢也時岱在東平百

恒在成德故不得巡狩○一作曠乏兵守百

隸急官作司事亡其舊作忘帝時繼位補注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取一作魏將首義趙本首作守六州

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謹補注呼

兒○謹呼元欲事故常始命討之趙本始作

力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孫曰元和

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方戰未利內驚

道遣刺客暗射中突射之

京師群公上言趙本公莫若惠來帝為不聞

嚴曰謂不聽其言也初憲宗平蔡以師久無

功命裴度往視形勢度還奏言必可取之狀

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及在朝之臣皆莫欲

進兵謂莫若因而撫之惟憲宗確然不聽其

言故能用度以成伐功史臣謂非度破與神

賊之難憲宗任度之為難蓋謂此也

為謀及相同德作及一以訖天誅乃敕顏胤勳

武古通咸統於弘補注謂以韓各奏汝功趙

奏作三方分攻祝曰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

立其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

東也韓曰元和十年五月光軍士蠢蠢既翦陵

曲顏大破賊黨於時曲

雲韓曰元和十一年九月蔡率大窘翦之邵陵

月光顏奏拔陵雲棚又一作勝鄆城來降鄆音偃自夏及秋趙本

入一作遂複屯相望音悉複兵頻不勵勵謂頓

告功不時奏功也帝哀征夫命相往釐釐謂裴度

相謂裴度釐理也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

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孫曰謂董重西

師躍入道無留者補注謂李愬額額蔡城日祝

而額額大息也書用畫夜額額其疆千里既入

而有莫不頌侯帝有恩言補注恩言相度來

宣祝曰來宣謂宣達王命詩云來自來宣元

舊將度欲使俱入蔡州量罪施誅止其魁釋

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樊曰蔡平度以

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

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

感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

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一作贈始時蔡人禁不往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樊曰先是吳氏父子

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

事下令惟禁盜賊闖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

有樂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補注肝

○肝古左餐右粥補注子厚云退之平淮西

按切流用兵伐叛事又云退之左餐右粥為之便

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

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煩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

蔡方孰為不順為不一往斧其吭吭喉也凡

叛有數後曰謂叛者數鎮聲勢相倚吾強不

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補注而皆

本作告汝父兄奔走偕來視曰來至也還也左氏于

一作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

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

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嚴曰集有論淮西事宜狀云以三小

其破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

不斷爾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

未和能成其事者也故此既定淮蔡一作淮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作既坐以治之

讀韓碑詩

李商隱

元稹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

上雪列聖耻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
五十載封狼生羆羆生羆不據山河據平
地長戈利刃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孫
晏子春秋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
都統陸風慘淡天王旗想武古通作牙夙
李翹韓公武李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
道古李文通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貌入蔡縛賊獻
太廟功無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
從事愈宜爲辭愈拜誓首蹈且舞金石刻

畫臣能爲古今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
職司當仁自古有不避言訖屢領天子顧
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
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
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
上諫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
以靈龜播以螭向節語重喻者少讒之天
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鹿砂大石相
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基

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
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
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
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三代以
為封禪玉檢明堂墓

五百家註韓文卷第三十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碑

南海神廟碑

集注此碑有石刻其首云使

史韓愈撰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
刺史陳謙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
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
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刻石人家多
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令注于下補
注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
因古廟而新之揚不從故蘇詩云退之
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
南海神○趙李
作南海東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

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

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按太公伏符陰

邑天大陰寒而雪十餘日甲子朝五車騎止

王門之外欲謁武王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

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名元冥東海

名句芒西海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各

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曰何以教之祥

曰天伐商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

予歲時亦無廢禮焉洪曰世人或謂退之因

祝融為火正遂以為南海神不知有所據也

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

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

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猶公侯之事虛

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

海為廣利王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

北海廣澤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升武德身

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

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

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因其故廟易而新

兼冊祭其祭儀具開元禮之在令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

口黃木之灣黃木地名常以立夏氣至命廣

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記驛聞而刺史常節度

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割嶺南為

使觀察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以一

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

祀時作祀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

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辭石本而委事於其副

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

牲酒瘠酸一作牲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

籩豆薦裸與俯補註裸灌也以酒不中儀式

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祝曰盲疾也

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

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祝曰天寶十二載七

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樊曰按幾傳先

是准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幾每受詔

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公正

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邪○殿丁練切公正

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

以誠內外單盡祝曰單亦盡不為表裸祝曰

冊自京師至逸祝冊祝冊者祝讀此冊吏

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祝曰齋被謂齋

船處音盧祥颯送颯颯甲遙切颯扶嚴切與帆

同旗音盧燾旄燾音飛揚揚曉曉藹藹

音掩藹於蓋切曉鏡鼓鏡嘲嘲轟轟

鏡止鼓是也切高管高敷敷譟譟

切桑到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

先乾端坤倪倪軒豁呈露祀之

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昏熟明年祀

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

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

不懈益處歲仍大和老至艾歌詠始公之至

盡除他名之稅孫曰初時蕃舶之至泊岸有

犀珠錯落賄及僕隸戮皆罷之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

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

節以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

逋之緡錢十有八萬韓曰境內負錢至二百

作二十有米八萬二千斛石本八賦金之列石本稅

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之石本作加

四面守長之俸石本四面誅其尤無良不聽

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曹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一作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字有可謂備至矣石本作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壘一作陰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

伯謂邦也吏情不躬正自今公則用享錫

祐我家邦石本祐作右惟明夫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享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曰碑記不載年月日第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補注通皆也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為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禮記厲山氏子曰柱

能植百穀夏之表也周繼之故祀以為饗又
共工氏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其位所不屋而壇禮記天子大社必受
喪屋之社屋之豈如孔子用王者事
禮一作魏
然當座以門人為配洪曰杜牧云稱夫子之
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魏然
當坐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曰廟見之沒起
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孫曰開元
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
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
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
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德

作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
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已
來一作民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
此其效與補注邵本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
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
乃云石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
之人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
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
堯舜莫若河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
謬矣雖然禘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
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
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
吏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

孔以

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

州刺史鄴侯李繁補注繁鄴侯必之子能

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命一作命改為顏回

至子夏十人像補注改其餘六十二子孫曰

弟年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令為顏子等十

人像則其餘當有六十七人令云六十二子

未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

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

孫曰正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

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

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

郎伏勝毛公郎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

高堂生能言禮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

其人設講堂一作又為教之行禮肄習其中

又為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卒

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禮陽公曰釋奠

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學

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

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

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令釋奠幸存

然亦無樂又不遍舉於耆老嘆嗟其子弟皆

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者老嘆嗟其子弟皆

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

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庫音卑神不

以字先師所處石本先亦窘寒暑為新斯宮

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注舊

日揭高舉也○揭居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

法以存像圖孔肖補注孔肖甚似也咸在斯堂以瞻

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

石以贊彼始補注

孔子廟碑陰杜牧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

狄如也荀卿袒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

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

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

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

仁義風官也可以置之補注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

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

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

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

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

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
黃帝以燕照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
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闢四夷蓋非凡
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
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
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麵牲爲薦祀
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
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
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

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
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
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
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
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
欲何所依据而爲其辭是揚墨駢慎已降百
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
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
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其必不夷狄

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
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
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
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
功功德固有次第因引孟子自生民以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
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
書其碑陰云

柳州羅池廟碑

韓曰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

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
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
郎桂管觀察使諡太常寺協律郎上柱
國陳象蒙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
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
衛長史孫季雄建立補注歐陽集古注
云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
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僧師為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
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
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
蓋傳模者誤樊曰按舊史公傳云南人
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
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
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
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
言其兩賜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
云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鬼強為羅

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碑
矣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
為星辰為嶽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
其神或推尊甚大蘇內翰記潮州廟云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
明則復為人其斯之謂歟石敏若曰世
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
施遭流落以死為明神烈鬼巍我廟愈
理也李衛公竊海上死矣其精鬼澶然
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
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非
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邵氏曰
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尚不得其
勢鬚惟退之羅池碑可方駕以出朱廷
王評云予讀韓文柳州廟碑釋然有得
於用意至微之處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婉而成章公於此文獨言柳人祭
神而不及子厚之出處言柳民詠歌仁

政敬如父母尊為鬼神雍容紂徐而刺
譏諛詞之文不形于一辭而言外之意
或去推之而不可窮非深得於春秋曷至是
或以招海賈為過之亦卒爾哉詭詳列
於正文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列韓曰元和

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不鄙夷其民祝曰謂

柳宗無為柳州刺史以為夷柳州古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

百粵之地故云曰石本無茲士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

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入於是老少相

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

家替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
度而後從事凡今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
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也經常公無負租流
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集注
本改作涉非任昉述異記云水際渭之步吳
人賣瓜於江畔因名瓜步吳江中有魚步龜
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訛耳
吳處厚青湘雜記云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
有新舡蓋嶺南謂水津為步故晉步郎漁者
施曾舡船步即眾人渡舡舡揚州瓜步洪州
勸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子厚永州鐵炉池
步志云江之倚九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池
園潔修猪牛雞鴨石木牛肥大蕃息子嚴父

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第長

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父不得贖

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石本作以備

除本悉奪歸之除曰柳州之俗以男女質錢

奴婢宗元為設方計悉令贖取其尤貧力不

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及其質觀察使

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宗元大修孔子廟

而飯者曰千人備貸直也宗元城郭道巷

至之歲文宣王廟壞宗元取初終宗元城郭道巷
亞三官衣布完而新之自交其碑
石本作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
喜常與其部將石本常魏忠謝寧歐陽翼飲

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補注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年七月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郎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靈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

作迎享送神詩以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

刻之孫曰宗元既沒柳以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有慢者鞭死廟于羅池公因碑以

實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孫曰蕉芭蕉也味如蒲萄子長數十一作蕉葉黃一作

蕉子雜肴蔬兮進侯堂朱廷玉曰此一對言音殊不同名物異品

羅列而進以觀一時之嗜好亦如爵祿各位險勿多塗可以驗人決擇去取也侯之

舫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

知我悲朱廷玉曰湖湘士人云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舫兩旗置小馬偶人於舟作

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朝然後和公之託意
創鮮其肯深矣公憐若曰兩旗飄飄初無一
定而舡在中流為回風所泊進止蕩漾靡所
底矣我止于岸待之不來雖欲共載而俱不
可得已此我心之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

兮不顯以笑朱廷玉曰乘駒木為駟車也公
意曰馬少為駒異於壯老言侯

少年仕而蚤達入廟者進而和公為天子送
臣也此與秦繆公始用孟明同意君守先
於世必老而更事以天下為憂向子厚未更
事變樂仕進之榮而不知禹稷之心以生人
飢溺為憂是以不知蹙頞而不顯
鵝之山兮

柳之水鵝字疑當作我按子厚柳列山
記云峨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

東流入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

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朱廷玉曰桂
樹團團木茂

也白石齒齒石險也木茂翳空則絲昭回之
光石險齧足則蹈危途之畏春猿秋鶴則非
同類之匹言侯朝出游於朝遊之上暮流落
於幽險之鄉交非其類莫之與歸此與山鬼
于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艱兮獨後來同
意樊曰歐陽文忠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
疑碑之誤於是沈氏存中筆談云古人多用
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相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

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朱廷玉曰北方中國也

北當叔文執誼用事侯坐黨與南選中朝黜
涉南人無與焉而侯之在柳以惠愛見稱故
欲其廟食此土世世奉詞者柳人之志也公
意曰北方之是非則公儀去取不可棄也嗟

侯之生不得與我偕行其道卒厄窮裔千秋
萬歲此道彌著質之鬼神猶不能違侯惡得
而違之此禮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而孟子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我兮壽我福上一驅厲鬼兮山之左樊曰子厚龍城

錄羅池比役者得白石上有刻畫云龍城柳
神所守驅厲鬼山女首福土氓割九醜補注

厲鬼惡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徐充羨說文

鬼也杭縮屬也前漢又有杭縮梨栗桑麻竹箭之

饒孫曰徐亦縮也沛國呼縮曰徐羨多兒○
統音庚徐徒蛇蛟結蟠孫曰言統徐之我民

古切又音士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舊本作如自今始

欽于世世朱廷玉曰此志柳侯見德邦人死

黃陵廟碑蕭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

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曰廟
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

州韓曰碑有石本首題云通議大夫守
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

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
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為正今刊于正文

王

湘旁有廟曰黃陵注筆墨間錄云黃陵廟碑

首言湘旁郎韞策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

舜二妃者庭有古碑一無古字斷裂分散在

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

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為荆題曰一無

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

曰其下虞帝二妃之碑帝一非景升立者秦

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

也始皇二十七年劉向鄭玄石本玄亦皆

以二妃為湘君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

解以湘君者自其水神其一而謂湘夫人乃

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石本道死沅湘

之間說文沅湘水出牂牁楚辭齊沅湘

二篇湘君篇云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

庭之波方數百里則述以湘君為湘水之神

矣湘夫人篇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

予逸注云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返山海

經曰洞庭之山湘中君山也帝之二女居之

郭璞疑二女者石本璞帝舜之后不當降小

君為其夫人補注陽集古錄云黃陵碑以

家本言降小君為夫人而碑云因以二女為

天帝之女

樊曰郭璞注云帝之二女處江為神郎列仙傳江妃二女也禮五岳

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舜之后配神祇無緣當復

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小水即謂湘川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

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

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後曰列女傳云有虞氏二妃者堯之

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

為帝子石本無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

小君石本有明其正自得稱君也祝曰春秋

諸侯之夫人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

南方以死

樊曰安國注云方道也舜即位

之野

石本外作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

一本傳作北安國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

蒼梧即零陵之九疑山也余謂竹書紀年孫曰紀年書名晉太康

一無帝王之沒皆曰陟

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補注尚

起夏殷至魏哀王二十年帝王之沒皆曰陟

之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

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補注周書郎上其下

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

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

也一作當以此謂舜死葬蒼梧一有之於時二

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石本無皆不可信二

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程曰

列女傳云舜使舜塗廩二妃曰往哉時惟

其藏汝時其焚汝醜汝衣裳鳥工往又使舜

浚井二女曰往哉時亦惟其藏汝時其掩汝

之往汝去汝衣裳龍工往鳥謂習飛鳥之巧

龍謂知水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

力宜常為神常一作當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

石本湘莫敢不進禮廟下莫一作其元和十四年

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

南海之揭陽祝曰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

縣至唐為潮州○石本揭作揭

音厲毒所聚祝曰厲鬼也左氏云其何厲之

竭百毒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

刺史孫曰元和十五年十月以赦明年九月

拜國子祭酒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使以私

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楠腐瓦圯一作

作於州刺史王堪石本無長慶元年刺史張

一碑石作巧一與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

名愉曰諾既至列報曰碑謹具謹一作已遂篆其

事一云碑其述謹篆其事俾刻之此後舊有

神文一首與二十三卷內祭湘丈人文同故不復出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

騎常侍大原王公神道碑銘王仲舒

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又誌其墓今又書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今本止云太原王公神道碑

王氏皆王者之後王氏九二在太原

者為姬姓周靈王太子貴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

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補注桓十六年左氏鄭滿侵齊

王子成父獲其君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

隱士烈烈字彥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孫

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

一無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

國朝大王安暕暕古限切音東歷御史屬三院韓

三院謂侍御史殿中比部貞外郎止尚書郎比部貞外郎

侍御史監察御史比部貞外郎生景肅字三郡丹陽太守最後為終傳涼王生政

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

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

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謁鬱當時名

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願為交貞元初射策

拜左拾遺樊曰貞元十年十一月仲舒中賢

與陽城合道字有過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

帙帙無柰又嘉之樊曰是時陸贄為相上待

十二月贄罷為太子賓客貞元十一年春早

延齡奏言贄失勢怨望四月贄貶忠州別賀

耳欲相延齡諫議大夫陽城卒仲舒歸登等

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無罪上意乃

解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

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補闕改下一字遷禮部

考功吏部三員外即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

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

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

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

張正上書得召見正一與仲舒相親善叔

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

上於上前九月正一坐遠竄弘移薊州司馬

事

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為參謀

韓曰為荆南

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

俊賢徵拜吏陪負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

制誥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

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

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為硤州刺史元和四年七月

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師江西時贓罪懸憑臨賀尉仲舒宜言於朝曰夷簡倚據憑坐罪貶硤州○硤徙夾切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

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

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劄

使出巡人填道迎頌公德頌一事具聞就加

金紫轉蘓州變其屋居以絕其火延堤松江

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入以期吏

無及門而集化成作化一為天下守之最天下

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

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韓曰穆宗即位召拜既至

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

子

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
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
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
道與曰弘中為蘇州召為中書舍人賈元和
十五年六月也公嘗誌其墓云既至謂人
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月也公嘗誌其墓云既
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
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
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問問
語驗郎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此
一事耳誌與碑兩書之語不相襲足以見公
立言之法孫曰元和十五年
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
奏罷權酷錢九千
萬作十一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有一

之公至脫械不問與曰初江西權酒利多他
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
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權酷錢九千
吏坐失官息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
脫械
九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宴樂絕他
用錢可乎一作可遂以代罷軍之息錢與曰
水旱
民賦不入仲舒嘆曰我當減此燕
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十萬代之
禁浮屠誑
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
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歌謠於道途天子復
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一作待
處之
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

歌一
作謳

六十二作五或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

日歸葬於某處孫曰長慶四年葬於河南既以公之德

刻而藏之墓矣子初朝日仲舒十子初又請

詩以揭之詞曰子初大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

道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

而巧乘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羨王

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

韡而華英舊本作韡而華英今本作韡而華英

鬼切不矜不盈孰播其馨一作孰發其明介然

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

名直有諷辯遏堅懇巨邪不用補注臣邪秀

出班行乃動帝目祝曰即公上所謂仲舒入

幾人必王某也果然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

于禁密發帝之令孫曰謂自職方簡古之蔚

不比于權以直交冤敲撼挫摠竟遭奔孫曰

州謂貶又淹于外歷守大藩孫曰自破州所

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煥暘以醒作腸

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詠帝
 思其文復命掌誥謂穆宗復公潜諧人
 此職宜少豈無彫郡庸以自效上籍其實俾
 統于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
 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杭稻盈
 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將以尚書
 左丞薛放代思以息勞虛位而俟補注郎公
 之會仲靜卒史部左丞位以待之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
 遠彌高

之 凋

五百家註韓文卷第三十一

正百家註音辭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五百家註音辭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碑誌銘

唐故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

神道碑銘

韓曰韓弘新史有傳多本碑詞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令本止云許公神

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住曰世本日曲沃桓叔成師之子曰韓方万子永伯求伯

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

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代為晉卿後分晉為國韓為秦滅復以國為氏出潁川後避王莽

之亂居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復音其地

於今為陳之太康祝曰秦滅韓以其地為潁

太康之韓補注新舊史皆言其稱蓋久然自

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入魁偉沉

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入

校一作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

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補注海二是為

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

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師有汴宋毫潁四州之

地孫曰建中二年正月以宋州刺兵士十萬

入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

自將侃侃和樂兒三轉皇圖侃不縱為

子弟華靡邀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

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

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

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率屬心屬

欲諸老將自以為不及將下一司徒率孫曰

八年二月去為宋南城將孫曰玄佐卒年四

為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方榮為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

歲汴軍連亂不定後曰貞元十二年七月

軍亂逐廼以董晉為節度使十五年二月

卒以符軍司馬陸長源為使軍亂殺長源以

宋列刺史劉後曰九逸淮為使

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而

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入莫如韓姓

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

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

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後曰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

逸淮死汴軍懷哀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為

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

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

之兵與地聚果大悅使之當此時陳許師曲

環死韓曰貞元十五年八月而果少誠反自將

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

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

誠許下後曰貞元十五年九月少誠圍許初

會逸淮卒其使數輩杜傳舍弘善獲節鉞即

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

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

五亂於汴者吾苗薈而髮擲之幾盡南子聖

人之用兵也擲髮薈苗所去者少向所利者多舊注薈除田草色○薈呼豪切然不

揃刈揃滅也與翦同○不足令震駭一作駭祝

日周禮鼓皆駭注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

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

以徇血流波道樊曰汴列自十寧之後軍益

引短兵成牙門召錡與其黨自是訖公之朝

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謹歎叫號于城郭者

引短兵成牙門召錡與其黨自是訖公之朝

起事詐一作屯兵于曹以赫滑帥赫虛切且告假

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

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

安無恐一無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

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

窮變索遷延旋軍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

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脇滑州時告哀使未

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

度李元素以師古鄰道遣使密示之師古欲

乘國喪侵噬隣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

祝曰謹譁也詩以謹懣歎注懣李師古詐言

歎猶謹譁也○謹音歡歎居交切

起事詐一作

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

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

安無恐一無

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

窮變索遷延旋軍

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脇滑州時告哀使未

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

度李元素以師古鄰道遣使密示之師古欲

乘國喪侵噬隣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

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遂杖元素使者發
兵屯曹州曰告假道於汴及聞順宗即拉乃
罷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鞵與鞋同師古
以監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
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孫曰元和
七年十一月以田弘正孫曰元和元年
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李師道孫曰元和元年
李師道古卒其使來告曰我伐與田氏約相保
弟師道代之使來告曰我伐與田氏約相保
援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
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
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

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無
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孫曰元和十
東道節度嚴綬為賊所襲退守唐州汴列當
兩河賊之衝要朝廷盧弘有異志欲以兵柄
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當旗孫曰元和十
鼓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
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
討蔡下孫曰弘為都統實不離理所令其子
帥陰為遠遶之計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
每聞捷至輒不怡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
蔡姦於是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
延節度使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西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

公罷都統公武校左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

散騎常侍充節度使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寇乞降濟既平

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

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

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七千疋

萬金銀器千一作絹五千匹一作絹三千他錦紉綺纈又三

請入朝七月携千之牙校十人入觀宴賜加

等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纁三萬金銀器千

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

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

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

且給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

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勢願留京師奉朝請八

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老經體

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

位公為冢宰韓曰元和十五年正月又除河

中節度使韓曰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

中節度使韓曰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

中節度使韓曰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

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韓曰長慶

三年請罷我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

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

補注新舊史皆云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

年五十八粟韓曰弘卒賻絹二千疋其葬物有司官給

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

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

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

元早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率韓曰是歲

武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

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

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甲一作畢求與公好薦女

請昏使日月既至不可得則飛謀釣旁鈞一作鈞

以間染我染一作謀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

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

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

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

北韓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

鄰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

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
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使一有平宣武之乱以
司空居汴樊曰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
成節度徒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勅充自義
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
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
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軫域軫一作
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
殺人スルヲ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

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

獠

祝曰獠在犬也自刘玄

例將得其人衆乃一

惕

祝曰惕息也與總同

例其人為誰韓姓許公

磔其梟狼

磔步養以

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

韓曰貞

之孫命正我字公為臣宗處得地所一作處

河流兩壩

祝曰壩江河邊地前漢坐盜連為

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其間為帝督

姦察其頻呻與其睨眴

祝曰睨眴眩也又月

無胸。徐曰：邪視也。左顧失視，右顧而踞。巨几切

○晚音詣胸音荀。蔡先鄆，鈕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

山幽都。補注：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一作恃。

天施不留。施一作地。其討不逋。許公頽焉其賚，何

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

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補注：言官兼將相也。威

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

廟堂上之宅。憂。補注：謂穆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

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分有子提兵。

守藩二時三侯人莫敢叛。補注：引也。春秋

攀同。又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

厥慶。補注：鴻大也。

柳子厚墓誌銘。韓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

此誌作於袁列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左厚。劉夢得祭子厚文曰：退之

承命改牧宜陽。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其後序其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

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

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凡子厚之名氏

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夢得與子厚俱以文推及誌。

其墓夢得則屬於公而不敢當公之文在當時為倚輩所服如此

子厚諱宋元七世祖慶慶字更為拓跋

魏侍中封淮陰公慶仕周為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曾伯

祖奭奭字子燕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

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永徽二年正月

許敬等等所構就州殺之高一作中皇孝

諱鎮鎮字子夏徐州清冷令從裕以事母棄

太常博士永為縣令江南鎮丁母憂服

博士鎮曰有尊老孤弱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失御史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中侍御史以事觸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

士第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者邪吾知其不為子永舉矣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選勦絕峯殊狀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勒岩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注石鳥兒鎮上書言事擢左衛

遇用事者得罪

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校書郎

集元十四年中此科藍田尉雋傑廉悍

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

前漢非有踔絕之能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

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

史為監察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

禮部負外郎祝曰順宗即位叔文執誼用事

與計事擢禮部負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

刺史未至又例貶未列司馬貞元九年八月憲宗即位

貶叔文渝州同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

月道貶未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沈

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宗元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埋厄

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而自肆於

山林之間元和補進元和九年冬嘗例召至京師

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貞元九年三月以永

列司馬柳宗元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

因其士俗為設教禁列人順賴其俗以男女

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則下
許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
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
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旦千人衡湘
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
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補西東
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其召至京師而復
曹詩書教蠻僚事本於此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
播州子厚泣曰惜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

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竊
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
雖重得罪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
於是改刺連列樊曰叔文之黨坐謫官者九
其才者欲漸進之悉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
上與宰相武元衡亦惡之悉以為遠州刺史
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詔下宗元謂所親
曰禹錫有母年高令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
返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
吾與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邪草奏願以柳
易播會御史中丞斐度亦奏曰禹錫誠有罪
然母老其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左
當自謹勿貽親憂此重可責度曰陛下方侍
太后不宜有此言上良久曰朕所責人子者

耳然不欲傷其親心謂左右曰嗚呼士窮乃
度愛我終切明日改禹錫連刑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
徵逐詡詡強笑語韓曰詡詡人語也虛甫切以相取下握
手出肺肝肉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
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窅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
而其入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
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

相

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
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邊也材音曳材
不為世用一有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
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
存存時有入力能舉之能一作解且必復用不窮
然子厚存不及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
辭章一作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力字下
必二字致致必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
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

致必

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任曰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諫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絀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字字用益絀郎退之之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費一作資河東裴君行立任曰元和十二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

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終下一銘曰有焉字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

誌銘任曰李道古曹成王畢之子新史附

卿間嘗與博奕為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盜羨名詳見於傳而誌皆略之祭統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墓誌銘也所以有褒無貶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任曰成王三子象

銘曹成其先主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
五世而至成主王諱臯有功建中貞元間以
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數所
内外文武大臣成主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
及第補注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
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遷擢宗室
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列刺
史遷少宗正宗一作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
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十一
正丞卿出為黔中觀察使

九和

年來朝遷鎮鄂列貞元十一年鄂岳觀
會直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爲鄂岳沔黃
團練觀察使代公綽道古倍道入其營公綽
惶懼出財貨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貞元
皆被棄

年二月道古攻申州破其鄂進圍中城守卒
夜駟女子登而譟發懸以出道古衆亂多死
於賊李德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又以
度支錢饋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怒戰不甚
力故再入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

正轉左金吾轉上即位以先朝嘗信妄人
柳賁賁一作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賁以
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憲宗

時

柳賁賁一作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賁以
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憲宗

晚好神仙詔永方士道古在鄂岳以貧累聞
恐獲罪乃永自媚貞元十三年因皇甫鏘薦
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十月詔泌居興唐
觀煉藥十一月泌權知台州刺史憲宗餽
其藥不效十五年正月帝崩校殺其年九月
柳泌貶錘斤道古為循州司馬其年九月
三日以疾率于貶所與曰道古終以年五十
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
韓曰長慶元年正月遂以其年九月一日葬
穆宗祀圓丘赦天下于東都某縣一本無其年九月公三娶元配韋
氏諱修修生子紘多紘為進士舉一作女真嫁
崔氏夫人隋雍州牧勳公勳音叔裕五世孫

某月

祝曰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父士全且

大象二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蓬山令次配崔氏諱祝曰白芷其業謂藥乙角切

又音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

嘗為京兆尹孫曰大曆三年五月甲今夫人

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

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

域異墓公宗室子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

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補述大支一作本支非大其尚有

生

封尚一作上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

始衰雖一作誰雖默不復誰一作誰而以喪歸海豐瀰瀰萬

里于畿祝曰言自備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

銘有鄭群贈輦郎其人至是銘之

公諱群字弘之世為滎陽入其祖於元魏時

有假封襄城公者樊曰鄭偉字子直西魏

孫因稱以自別君其後也四字一無上曾祖匡時

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

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

一有君字以進士貞元四年選吏部考功所

試判為上第補注試判授正字自鄂縣尉祝

鄂縣屬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祝曰均

京兆府均之為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

喜人本軍節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為江陵法曹

與群同官均之徵也孫曰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為

遷虞部負外郎均鎮襄陽孫曰九月加均同

道使復以為襄府左司馬刑部負外郎副其

支度使事

補注為支度副使

均卒李夷簡代之

元和

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

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

復列刺史方遷祠部郎中會衢列無刺史選

人願行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

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列遇疾月餘以長慶元

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郎以其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

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入與待交遊初持

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

數音

不為翁翁執

補注詩翁翁訛訛世說謝安在東山兄弟已有富貴

者集翁家門不為也○執一作然亦不

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

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誼音連日夜不

厭費盡不顧問一無上五字一云或分掣以

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

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一作竟日不能設食

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皆少

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

韓文三十一

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其取其治官守身，又極
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
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
部侍郎京兆韋肇女。韓曰：肇京兆人，大曆中
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
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
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
女嫁京兆韋詞。韓曰：詞字致用，
一作嗣宗，非。次嫁蘭陵
蕭儋。子管切。○
一本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
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一人。一作或皆幼。
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孫曰：再鳴謂進士
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

治藹厥蹟。補注：三府謂鄂岳江
陵襄府。○蹟音迹。即官郡守愈

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渾胡本切甲子一終

反玄宅。韓曰：甲子一終，即誌
所謂春秋六十是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曰：

薛或元，積作神道
碑，而公誌其墓。

公諱戒，字元夫。補注：河中
寶鼎人。其上祖懿，為晉安

西將軍寶始，居河東。樊曰：諡避
寇汾陰。公之四世祖

嗣汾陰公。樊曰：汾陰河中縣也，開
十年獲寶鼎，改名寶鼎縣。諱德儒。

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祝曰德儒道襄城

有子二人皆貴孫曰德孺二子寶積寶胤寶

邠州刺史樊日德儒隋濟北司馬生其後皆

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

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樊曰寶胤子九人

絳繅純秦州都督絢好時令綰濟源令繪祠

部郎中絃華州刺史縉和州刺史縑金部負

外郎見其最季諱謙當作謙誤為河南令以卒

世系表孫曰贈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列

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軌女有

子五人補注五子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

樊曰人温州刺史丹廬州刺史公於倫次為

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沉浮

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貴孫曰或少有學術

陵之陽羨山年四十餘常州刺史李衡遷江

西觀察使日無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

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

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

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辟為從事使者三返

乃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

韓文公集卷之二十一

映自桂列桂一作睦以故相代衡為江西一作故宰公

因留佐映治後曰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

衡為給事中映卒後曰貞元十一年七月湖南

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

與冕後曰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在冕府

累遷殿中侍御史遷下冕使公攝泉列冕

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

於已懷之未發也後曰我攝泉列刺史事時

自用不用朝廷法我在郡遵朝遇馬惣以鄭

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列別駕冕意欲除

惣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

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

遂大怒囚公於浮屠寺而致惣獄事聞遠近

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後曰馬惣佐

節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政南仲不從由

是有隙惣以南仲道直盈珍怒誣奏搃貶泉

州別駕冕欲除惣以附盈珍使我按置其罪

我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

肯從還白其事冕怒據按引我入或叱引皆

曰完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

遂得脫詳職自放江湖間晁死後使至奏公自副晁

美代晁使福建備聞其又副使事於浙東府

樊曰濟美使浙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

書刑部員外郎樊曰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

遷河南令樊曰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

故無所治逐留守卒犯令者縛歷衢湖常三

置獄留守怒遣將略出之不與歷衢湖常三

列刺史樊曰遷衢列刺史初到視前刺史所

政就移刺湖州其最患人者菽塘河水所至

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元和十二年正

某年

月二十二日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

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樊曰正月以戎師

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

刺史得自為治補注部刺史無所牽制四境

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

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

家歸之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蘓

州以病卒春秋七十五樊曰天實六年奏至天子為

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

庚

多相弔者大夫一以其年其一作明十一月庚申

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

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

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

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

善又嘗代公令河南樊曰公嘗令河公之葬

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樊

放字達夫自元十年登弟我死時為尚書刑

部侍郎後終江西觀察○刑部一作兵部屬余以銘其文曰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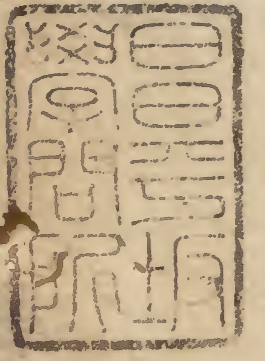
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累以事僂倪以

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貴不能百年

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

食廟祀

五百家註韓文卷第三十二



正百宋增韻文卷第三十二

分册

此又臨濟公在蘇州林下時之笑語也公
謂亦楚亦晉之類也然公之自贊不謂百半
也

